

吴涵碧◎著

吴姐姐 讲历史故事

20

明代

公元1368—1644年



广东教育出版社



90206748

吴姐姐 讲历史故事

20

明代

公元 1368—1644 年

吴涵碧◎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吴姐姐讲历史故事·20·明代 (公元
1368 ~ 1644 年) / 吴涵碧著. —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 8
ISBN 7 - 5406 - 4158 - 4

I. 吴…

II. 吴…

III. 普及读物 - 历史 - 中国

IV. K209

本书由台湾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广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9 - 1998 - 086 号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邮政编码: 510075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南海市彩印制本厂印刷
(南海桂城叠南)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5.5 印张 137000 字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8 000 册

ISBN 7 - 5406 - 4158 - 4/K·52

定价: 7.1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八一九篇 明景帝怒废汪皇后	1
第八二〇篇 钟同母亲的遗憾	5
第八二一篇 钟同直言成烈士	9
第八二二篇 景帝春节卧病	13
第八二三篇 石亨夜访徐有贞	17
第八二四篇 夺门之变	21
第八二五篇 明英宗复位	25
第八二六篇 于谦的善政	29
第八二七篇 于谦的《咏石灰》诗	33
第八二八篇 于谦对事不对人	37
第八二九篇 于谦得罪石亨	41
第八三〇篇 朵儿的抗蕃	45
第八三一篇 商辂连中三元	50

第八三二篇	夺门功臣的内斗	54
第八三三第	御史集体弹劾石亨	58
第八三四篇	马士权的遗憾	62
第八三五篇	岳正得罪权贵	66
第八三六篇	朱三千，龙八百	70
第八三七篇	文华殿前的珠宝展览	74
第八三八篇	石亨与石彪的豪赌	78
第八三九篇	火烧长安门	82
第八四〇第	英宗想吃头脑酒	86
第八四一篇	胡惟庸训练猴子供茶行酒	90
第八四二篇	明英宗废除妃嫔殉葬制度	94
第八四三篇	明宪宗爱上保姆	98
第八四四篇	阿菊四岁入宫	102

第八四五篇	明宪宗坎坷童年	106
第八四六篇	吴皇后责打阿菊	110
第八四七篇	万贵妃学习孙贵妃	114
第八四八篇	万安的登龙捷径	118
第八四九篇	两字尚书与万岁阁老	122
第八五〇篇	明宪宗巧遇纪小娟	126
第八五一篇	吴废后保护妃小娟	130
第八五二篇	冷宫里的婴儿	134
第八五三篇	明宪宗父子相认	138
第八五四篇	妃淑妃的遗恨	143
第八五五篇	万贵妃请吃点心	147
第八五六篇	黑色怪物入袭皇宫	152
第八五七篇	天狗吃掉太阳	156



第八五八篇	汪直俊俏狡黠	160
第八五九篇	汪直奉命探人隱私	164
第八六〇篇	汪直成立西廠	168



明景帝怒废汪皇后

景帝拿着这一份奏折，命令胡濙召集廷议，与群臣商讨易储之事。

有一位名叫李侃的大臣向来以直说敢言出名，当场叫嚷起来：“东宫又无失德，凭什么要废？”

另有一位大臣林聪，更是赤裸裸大吼：“黄玠杀人，理该抵命。”

眼看着众人声讨黄玠，景帝身边的太监兴安急忙抢过话题：“各位，兹事体大，非得马上有个决定不可。认为该行者，立刻签名，认为不当行者，不用签名，谁也不能首鼠两端。”

所谓“首鼠两端”是一句成语，鼠性多疑，出穴之前，往往迟疑不决。因此用来形容瞻前顾后，迟疑不决。

兴安的说明，用意十分明显，现在主子是非换太子不可了，各位签不签名，直接关系到以后的前程。

于是，先前拿了一百两白金的陈循，率先签了名。

吏部尚书王直不想签，面有难色。陈循趋前，用毛笔沾了墨，把笔递给王直道：“皇上膺天明命，中兴邦家，统绪之传，宜归皇子，黄玠所奏极是。”

在这种被监视的气氛下，许多大臣虽然心里不以为然，却不得不签了名，最后，轮到于谦，于谦实在是不想签名的。但是，于谦也知道，形势比人强，即使他不签，也不能挽回什么，于是，他缓缓向前，写下了“于谦”二字，谁都看得出来，于谦不是心甘情愿的。



景帝知道众人都乖乖签了字，非常高兴，龙心大悦，人人有奖，再赐以黄金。前有白金，后有黄金，景帝可谓是用心良苦了。

王直捧着景帝赐的金元宝，窝囊地说：“易储乃是何等大事，我们竟然被一个小小的广西土官，并且还是一个杀人犯牵着鼻子走，这算什么嘛？我们这些读书人，全部加起来，还挡不过一个蛮酋，真正气死人！”

黄玠这个杀人犯，不但免了死罪，景帝为了感激黄玠的“忠诚”，同时，也希望黄玠的忠诚起一个示范作用，所以，他要升黄玠为都督，担任浔州总兵。

于谦大皱眉头，他勉强捺捺住怒气询问兴安：“黄玠是个杀人犯，杀的还是他自己的哥哥，竟然升官，这一定会影响士气的。”

兴安心想，于谦你也签了名，理当了解皇帝的意愿，谁储阻拦，兴安摊摊手道：“没办法啊，皇上不是说过，万里之外，乃有忠臣，既然是忠臣，当然得要予以奖励，不是吗？”

兴安的话，于谦自然是不以为然，不过，这几年官场的历练，也让于谦深刻地体会到，皇帝口里说是“以天下苍生为念”，事实上全是自私自利。于谦已经做了太多太多让皇帝不高兴的事，他如果再执意唱反调，把景帝给惹毛了，景帝大可以把他换掉，调一个乖乖牌上来。于谦把个人的得失名利看得极淡，他实在是基于知识分子对天下的一份责任感，不然的话，于谦早辞官了。

于谦心中感叹：“都说中国人爱用奴才，不爱重用人才，这话是一点也不差啊。”最后，杀了人分了尸的黄玠，终于如愿以偿地升了官。

景帝把一切都摆平，障碍去除之后，积极地进行易储计划，

准备把杭妃之子朱见济，正正式式立为太子。

为了易储这件事，景帝与汪皇后数度口角。

汪皇后性情刚烈，嘴巴又快又利，她嘲讽景帝道：“假如你做了这件失德之事，不但为天下人耻笑，后世也会骂你。”

景帝心想，万一不换太子，我死以后，一定是我哥哥的儿子继承皇位。以后，我一定不能入太庙，这皇帝不是白做了吗？因此，景帝怒斥汪皇后道：“你啊，全是因为自己肚皮不争气，一连生了两个女儿，心怀褊狭，不配为一国之母，太子若由你教养，想来也很危险，依朕看来，只有废后了。”

景帝下诏换太子，将原来太子朱见深废去，改封为沂王，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接着，景帝又下诏废汪皇后，立朱见济的生母杭妃为皇后。



钟同母亲的遗憾

明景帝如愿以偿，废掉太子朱见深（太上皇之子），改以自己的亲生儿子朱见济为太子，这是景泰三年的事。

不料，到了景泰四年十一月里，有一天，小太子突然半夜高烧不退，杭皇后着急万分，没多久，太子竟然呜呼哀哉，小小年纪就夭折了。

景帝耗尽心血，好不容易才有了后，准备他日承继皇位，他实在受不住这个打击，杭皇后自觉对不起皇帝，又怨叹自己福薄，夫妻二人抱头痛哭，伤心到达了极点。

景帝的烦恼还不只此，太子朱见济甫过世，马上有人想到，那不如再把废掉的太子重立，否则，国无储君，是一件危险的事。首先提出这个建议的是钟同与章纶。

钟同性情刚直，自小向往当烈士，这与钟母的教育有关。

钟同的父亲钟复，是宣德年间的进士，学问道德一流，他与同乡刘球，都是江西吉安人，都有忧国忧民的情怀。

正统六年，明英宗听从王振的意见，准备用兵麓川，刘球深不以为然，刘球认为，瓦剌才是明朝最危险的外患，犯不着为麓川用兵，尤其不搞得劳师动众十五万人，骚动天下，造成百姓不安。

刘球与钟复商讨，两人联名上书，钟复原先同意了，后来回家与妻子商量，钟妻立刻泪眼汪汪：“你也不是不知道，王振权势有多大，得罪了他，我们一家人全完了。”眼泪鼻涕流了一脸。钟复夫妻一向恩恩爱爱，钟复不忍妻子担忧，犹豫再三，难



以下决定。

刘球久候不至，决心亲自前往钟家跑一趟，刘球刚一进门，一向笑脸迎人的钟大嫂便开骂了，隔着屏风尖锐地叫嚷：“你想当忠臣，自己去做便是了，何苦连累他人？”

刘球先是一愣，继而怒气冲天，甩着袖子冲出门，留下一句话：“这等重要大事，竟然跟老婆商量。”

钟复想追出去，钟妻一把扯住他的袖子瞋怒道：“莫非老爷真正不顾我们母子？”

钟复无奈，垮着一张脸，从此，再也没有笑过，甚且，不再与妻子谈话，双方陷入了僵局。

后来，刘球上书，果然得罪了王振，果然遭锦衣卫逮捕下狱，最后，被王振的爪牙杀于狱中，并且支解尸体，刘球的长子只找到一条血淋淋的手臂，裹着血衣而葬。

钟妻忍不住，一而擦眼泪，一而邀功似地对钟复说：“你瞧，幸亏我阻止你，否则，还不落得同样下场，你该庆幸自己有一个好老婆。”

钟复冷冷地回了一句：“我恨我没有随同刘球而去，刘球一定认为我是重色轻友、不守信用、贪生怕死的小人。”

“不是，老爷不是的。”钟妻着急了。

“我当然是。”钟复痛苦地闭上双眼。

自此而后，钟复茶不思、饭不想，终日长吁短叹，有时又喃喃自语：“当时，当时我该追出去的。”

钟复是一个不能担负不义的君子，他日日夜夜自责。虽无一言一语责怪妻子，妻子却难过极了，一向恩爱的夫妻，成了陌路人，钟妻不晓得该如何挽回局面，只有盼望时间能够医治钟复心头的伤痕。

不幸的是，事与愿违，钟复病倒了，一病不起，钟复一心一

意求死，仿佛急奔黄泉，想去找刘球解释清楚。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自然药石罔效，没多久，钟复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他死前仍有气无力地念着：“唉，这等重要事，我怎能与老婆商量呢？”

钟复咽下最后一口气，钟妻像发疯似的，抱着钟复的尸体痛哭，她不断地哀嚎：“早知命中注定，你非得离开我们母子，倒还不如当初追随刘球去。”

钟妻自觉对不起钟复，对不起钟家。因此，她含辛茹苦把钟复留下来的儿子钟同带大，一心一意希望钟同能够承继父志。

钟妻曾经牵着钟同的小手，前去瞻仰吉安忠节祠，一一为钟同解说：“这是先贤欧阳修，这是抗金而死的杨邦义。”

钟同说：“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入忠节祠。”

这正是钟妻的愿望，在母亲的熏陶下，养成了钟同正直不惧的性格，因此，钟同不顾安危……



钟同直言成烈士

明景帝为了一己的私心，把原先明英宗之子朱见深的太子名号废掉，改封为沂王。并且，以自己亲生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不幸朱见济却夭折了，于是，朝廷里没有太子。

朝廷上下一致认为，国不可一日无储君，应当让沂王复位。但是，谁也不敢开口，惟恐激怒景帝。只有钟同，一心一意继承父志，报答母教，不顾一切，写了一封奏章。

说来也奇怪，钟同有一匹宝马，仿佛通灵，当钟同准备上京，它突然伏下身子，哀哀长鸣，似乎是在恳求主人别走，钟同又是感动又是生气地埋怨：“我不怕死，但是你如此这般又为了什么？”

宝马不依，赖在地上，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最后，钟同拿起马鞭，硬着心肠，死命地抽了几鞭，宝马这才缓缓起身，马的眼睛中还有泪光哩。

钟同上书，他的奏章真是写得太不委婉，直指要害：“父有天下，固当传之于子，太子薨逝，遂知天命所在。”

景帝气得全身发抖，他心想：“什么叫这才知天命所在，你是指我儿子福薄，本不合天命，本不该当太子吗？”

景帝再往下看，血压更直线上升：“臣私心以为，上皇之子，其实也就是陛下之子，不必分彼此。尤其沂王天资聪颖，足以承担陛下之托，建复储位，实是祖宗无薨之休。”

看到这儿，景帝火大了，把奏章狠狠地揉成一团，希望这件事到此为止，再也没人提起让沂王重新复位之事。

